

雪白的连衣裙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雪白的连衣裙

张秀枫·著

作者简介

他是个平庸的家伙却又不甘于平庸，所以常常处于心灵痛苦和精神危机之中。

他出生在1942年的春天。他奶奶告诉他，他小时候曾经“死”过去一次，正在全家失声恸哭之际，他又活过来了。他老是忘不了这事儿，特别是当他没命“鼓烟”的时候，还有对着镜子看那些越来越多的不怀好意的白发的时候。

他常常到广袤无垠的田野上去。对着那一条天边和地边相接的神秘的弧线发呆，有人告诉他那是地平线，还告诉他那是永远也走不到的。他不怕路途遥远，也不怕泥泞和坎坷。他就是这么走过来的。于是他点了点头，接着又摇了摇头，然后迈出了滞缓却是坚定的步子。

目 录

枫 叶.....	1
雪白的连衣裙.....	7
五十二张照片.....	30
雪花飘飞的夜晚.....	41
粉红色的信笺.....	58
“超标准”内幕.....	84
鹤望兰.....	101
工程师不在家.....	110
瓦灰色的鸽子.....	127
往返风景区.....	140
地委书记的晚餐.....	157
罨粟花.....	179
最后一棵白杨树.....	203
星 空.....	212
明灯，你在哪里.....	228
黄色的路灯.....	243

化妆舞会·····	265
关于座次问题的请示报告及其批复·····	267
两个难以组接的镜头·····	269
月季花·····	272
“严重问题”·····	275
“胜利者”·····	278
审 戏·····	280
漂洋归来·····	283
索密痛·····	285
冰 棍·····	288
漏 洞·····	291
彩色电视机·····	293
狼 孩·····	295

枫 叶

夜幕，悄悄地降临了。

雪花，静静地飘舞着。

离别故乡，弹指十四年，真是不胜云树之思呵！初冬，我因工作关系重返桑梓。当我行色匆匆地走在故乡街道上的时候，我惊奇地发现，她的每一条马路，每一个广场，每一株树，每一幢楼，都是那样的熟悉而又陌生，亲切而又迷茫！只有雪花，还是当年的雪花，晶莹洁白，轻盈多姿，从没有风的灰濛濛的天空中梦幻般地、静静地飘落下来……

回家后，还没有来得及弹掉身上的旅尘，就发现放在桌子上的一张便笺，

听说你今天回来，恰好是我们建院卅周年纪念公演，请你出席为盼。我还要准备化妆，不等了。

林盼娜，即日。

当我来到剧场后，演出已经开始了。美妙的音乐在宽敞

的大厅里飘荡，人们沉醉在美的享受里。小林的节目演过了呢，还是没有开始？

记忆的细流，在缕缕袅袅的音乐声中，把我的思绪又飘回到我离开故乡前后的岁月之中……

那还是六十年代中叶。我们即将高中毕业，正在紧张地准备高考复习。我的同桌同学林盼娜是班级文艺委员。她聪明伶俐，能歌善舞，品学兼优。她有着惊人的美丽：一双潭水似的大眼睛，明净、深邃；微微上翘的嘴角，好象永远含着迷人的微笑。不过，这些当时我并没有留意，然而它却深深地镶嵌在我青春的记忆里。说来也真可笑，当时我立志要“研究”人类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准备报考生物物理专业。小林说她也研究这个，并预言准比我强。可是，在报考前一周，她却被省歌舞剧院挑选走了。记得，在欢送会上，她为我们唱了一支《八月桂花遍地开》。尽管当时她对这首老根据地的民歌理解得并不深刻，但她那圆润甜美的歌喉，还是迷醉了我们。会后，她悄悄地找到我，神秘而亲昵地说：“喂，同桌，我就要走了，给我点纪念品吧！”望着她那深潭似的双眸，我有点手足无措了。当时正值初秋，教室窗外那株老枫树还没有染上红霞，但我还是珍重地摘下了一片绿中透黄的枫叶，双手送给了她，并且庄严地说：“同桌，希望你用心血和汗水把这片枫叶染红。”她那微微上翘的嘴角仍然含着神秘的笑意，把枫叶郑重地夹在一个烫金缎面封皮的日记本里了。我后来并没有去研究什么人类的变迁，而是在江南一个小城里编编稿子，偶而写一点聊

供报刊补白的小文章。但我却一直关心着林盼娜。听说，她进省歌的头一年，就才华出众，崭露了头角。从她给我寄来的信函、剧照和故乡的报纸上，我知道，她已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年轻的歌剧演员了。一颗歌坛新星升腾在故乡碧蓝的天空。生活，为她铺设了一条满是鲜花的道路……。不久，那个“史无前例”的年代到了，人们都在忙于“触及灵魂”，我和林盼娜自然也就音信俱杳了。如今，十四年过去了，她可能已经成了一名真正的歌唱家了吧？那片枫叶已经真的殷红了吧……

正在我遐思冥想的时候，报幕员的声音，打断了我的沉思：

“女高音独唱，演唱者林盼娜，第一支歌《八月十五桂花香》”。

不知为什么，我有点儿紧张了，双眼紧紧地盯着金丝绒大幕。

不一会，在明亮的脚灯前，她出来了。神态端庄而妩媚，表情亲切而自然，轻盈地、款款地站在钢琴前，稍一颌首，表示对观众的谢意。她演唱得十分认真，对歌词的理解也非常深刻，感情很饱满。但声音却使我那样失望：沙哑，平淡，高音部挑不上去，低音部又显得过于压抑。天哪！那珠圆玉润般的歌喉哪儿去了？我心中蓦地升起了一堆疑团。她接着又演唱了《深深的海洋》、《照镜子》等几支外国民歌，我都没有认真听……

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，她退场了。我发现，她那似乎永

远含着神秘微笑的稍稍上翘的嘴角，这一次却显得十分痛苦，而那一对深潭似的大眼睛，好象也蒙着一层水濛濛的雾。

晚会最后一个节目，也是女高音独唱。演唱者是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同志。虽然她的动作有点儿迟缓，但歌声却足以使人倾倒：清亮激越，优美自然。在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中，她谦虚地一再谢幕……

演出结束了。我到后台找到了林盼娜。我提议送她回家。

我们走在沙沙作响的雪地上。夜已经很深了，万籁俱静，马路两旁住宅里的灯光，好象人的眼睛，忽闪忽闪的，显得很神秘。默默地走了一段路，小林开口说：

“你能写一篇文章吗？”

我很奇怪，没有回答，她扫了我一眼，接着说：

“为什么没有人写一写属于我们自己的、个人造成的——悔恨呢？”

我吃惊地看着她，她没有理会我，继续说：

“你到南方上大学的时候，正是我艺术生涯的开始。剧院给我分配了一位声乐专家，就是今天最后演唱的那位艺术家作我的老师。她对我的要求很严格。每天清晨四点钟就把我叫醒，和她一起到湖边去练嗓。我演出时，她场场都去，还作记录，卸装后就耐心地指教我。……就这样，我取得了一些成绩，当时我怀着欣喜的心情，把这一切都写信告诉你了。后来，文化大革命中，我的老师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”

戴了高帽，剃了鬼头，罚她每天扫厕所。那时所有的演出都停止了，每天开会批判‘大、洋、古’。可是，我的老师早晨四点钟还是准时找我去湖边。我当时感到，她可真象人们批判的那样：名利思想，顽固不化。她却对我说：‘花落自有花开日。要勤学苦练，拳不离手，曲不离口嘛。要相信，一个民族是不能永远没有音乐的。’我中断了学习，参加了‘红到底’造反大军。整天醉心于唱语录歌，搞战地宣传。因为我嗓子好，作了总部广播员。我喊得更加起劲了！文化革命后期，我消沉了，开始吸烟了，后来，还喝了酒。当老师痛苦地劝导我的时候，我还认为她在清扫厕所之余的练功是近于白痴呢！……现在，你知道，我是在吃自己种下的苦果呢。除了‘四害’，音乐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。可是，我的嗓子不行了。三年来，不管冬夏春秋，每天早晨四点钟，她都准时喊我，我们一起去湖边练嗓，去追索那已失去的艺术青春……”

她到家了。她请我进去。夜色已深，我谢绝了。她也没有马上进去，声音深切地接着说：

“最近我常想，‘四害’横行时，他们扼杀歌声，扼杀我们的艺术生命，应该向他们讨还血债。但是，为什么我的老师能够在寒流中傲然挺立，为人民留下了一副金嗓子；而我却只能留下无边的悔恨呢？还记得我们分别时你给我的纪念品吗？”

怎么会不记得呢，我用沉思的目光回答了她。

“枫叶，在飒飒的秋风中，在各种树叶纷纷飘落的时候，

她却由绿变黄，由黄变红，北风剪剪，霜打雪欺，把她染得血点儿似的殷红。可是我的那片枫叶，却干枯了……当然，不应只是悔恨，还要有信心。正如你当初说的，我要用我的心血和汗水把这片干枯的枫叶染得通红，你说我能办得到吗？”

停了一会，小林带着恳求的口气对我说：

“希望你写一篇文章，告诉人们，一个普通演员的惭愧和悔恨，好吗？”

我出神地凝视着那静静的、长长的马路。

她进了小院，关上了角门。我刚想走，她却又把门打开，闪动着她那双潭水似的大眼睛，启动她那微微上翘的嘴角，叮嘱我说：

“同桌，你可一定要写呀！”

……

夜色，越来越深了。

雪花，静静地飘舞着、飘舞着……

雪白的连衣裙



去，还是不去？见了面她会谈些什么，我又能说什么呢？安慰，还是……

已经下班了，办公室里静悄悄的，只有无忧无虑的风儿从窗外掠过，高高的白杨树发出了沙沙沙的絮语声。蓦地，我看到桌子上那盆米仔兰花，青枝绿叶，生机盎然，大概快开花了吧？可是她能看见那淡雅的花枝了吗？她能闻到那馥郁的芳香了吗？生活的大幕仿佛刚刚对我拉开，为什么又要匆匆忙忙地闭上呢？

门被推开，安校长突然闯进来，气喘吁吁地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“我……到处找……你，”他终于可以断断续续地说话了，“你知道韦涓的家吗？”他见我没吱声，大概以为我知道，就以命令的口气说：“咱俩马上去一趟！”

生活真会开玩笑。昨天安校长庄重地在大会上宣布，

“韦涓同志不宜在重点学校任教……经上级批准，调往第一工读学校……”“工读学校”意味着什么，似乎不必赘述。调往其实就是发配，这儿充分显示了安校长运用语言的艺术。

在这以前，韦涓已经一个人孤独地离开了学校，没有一个人送她。有的人嫉恨她，巴不得早点儿“送瘟神”；有的人因她的离开益发地感到身处重点校的难能可贵，正在悄然地自我陶醉；有的人虽然想和她道一声“珍重”，但一想到安校长那咄咄逼人的目光也只好作罢。韦涓倒好象不在乎，依然穿着那身使她身败名裂的雪白的连衣裙，风度翩翩地跨上了烤红凤凰“26”自行车，据说嘴里还哼着小曲：“啊朋友再见，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……”

然而事隔不到一昼夜，安校长为什么又风风火火地要亲自去登门拜访他所深恶痛绝的“害群之马”呢？

“可是我只知道韦涓家的大概方向——”我试探着说。

“知道大概方向就能打听出来。”急切的语气充分显示出安校长焦急的心情。

“找她干什么？”

安校长迟疑了一下，到底没有说出原由来，只是催我快走。

我只得从命。

两个月前，时值盛夏，开学的第一天，我正为谁去初

二·四班任课而苦思苦索，办公室的门开了，安校长带着难以捉摸的表情走进来，后面跟着一位年轻的姑娘。阔别了一个暑假正在亲切交谈的老师们“刷”地把眼光集中在陌生姑娘的身上，仿佛学校突然光临了一位电影明星。

她的确漂亮，也的确太出格了。柔软的长发瀑布似的从头上泻下来，用一条白沙轻轻地绾在脑后，一件雪白雪白的连衣裙，领口很低，下摆又短，大胆地把她那优美的曲线和光泽的肌肤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。安校长扫视一下，毫无表情地对我说：“范老师，这位是新来的语文老师。”我意外得一时还未反应过来，对方已经大大方方伸过手来，笑盈盈又有点讥消地说：“怎么，不欢迎吗？”（好厉害，一张嘴就是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！）“我叫韦涓，请多指教。”

我虽说迂腐些，还没有结婚，但早已过了“而立”之年，做为语文组长，和女老师们接触本是极为平常的事。可是面对这位口齿锋利的同事，当时竟说不出一句应酬的话来。幸好安校长为我解了围：“范老师，请出来一下。”到了走廊，他忧心忡忡地告诉我：“学校要求上级分配一位成绩好的师大毕业生，重点校嘛，谁想到来了这么一位‘高材生’！你跟她谈谈，首先要换掉那件衣裳。为人师表嘛，何况是在社会主义讲台上……”

回到办公室，老师们正在嘁嘁喳喳地议论什么，韦涓却旁若无人地把她的办公桌擦得锃亮，连积在木缝里的尘垢都抠出来了。见我回来，立刻笑盈盈地问道：

“长官面授机宜，领了什么圣旨啊？”我的脸涨得通

红，正不知是该直说还是撒谎，她却又把话拉了回去：“组座，闲言少叙，还是谈谈我的工作吧。如何？”

酸几溜的外交辞令，够你应付的了。我想起自己六十年代中期刚刚走上工作岗位时的那种谦恭形象，对韦涓的态度简直难以理解。我抬头扫了一眼她的连衣裙，想到安校长的叮嘱，就心平气和地对她说：

“韦老师，你刚从学校走向社会，现在已经是人民教师了，明天就要登上讲台——”我本想委婉地劝导一下，可是看到她那心不在焉的样子，也就不再绕弯子了：“你的衣服是否应该注意一下？”

“范老师，”她薄薄的嘴唇上又挂上了一丝讥消的笑意，“你不感到天气的燥热吗？穿穿连衣裙不过是对大自然一种本能的适应，又算不了奇装异服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”至于颜色——我喜欢白色，正如有的人喜欢湖蓝色，有的人喜欢咖啡色一样。您看，您穿的就是一件黑褂子，想必您喜欢黑颜色吧？”她竟然咯咯咯地笑了起来。

毫无办法，既然不听劝告，就让现实生活去教训她吧。我赌气地拿出教材，告诉她明天给初二·四班上语文课并兼任班主任。

这个班是全校有名的乱班，被称作“死马权当活马医班”简称“死马班”。一直没有固定老师，上学期还把一位中年女教师气病至今未能上班。本来我想把这个班接过来，现在就让给这位浑身是刺的“连衣裙”吧，等到生活把她的刺磨平了，我再接过来也不迟。我以为她一定要“炸”，出

我意料的是她居然欣然接受了。她立刻把学籍要过去，一页一页地翻看，象欣赏世界名画似的研究着一张一张的学生照片，脸上还始终漾着笑意。我心想，逞什么强，明天你就该哭了。

第二天，她依然穿着那件雪白的连衣裙，挟着教案，和我一起来到了初二·四班教室。

黑板上不知是谁用白粉笔在正中间画了一个穿着连衣裙的女人，身段倒是袅袅婷婷，颇有点象韦涓，但嘴巴上却平添了一络小黑胡，不男不女的，看了叫人发笑。韦涓看了这幅欢迎画，腾地一下脸红了，教室里爆发了一阵放肆的大笑。她拿起黑板擦，手有点哆嗦，想要把画擦掉，可是又停下了。转身站在讲台上，静静地用温柔的目光扫视着同学们。直到笑声渐渐停止了，才说：

“同学们，让我认识一下你们，好吗？”

然后她开始点名。使我吃惊的是她居然不用点名簿，就把全班同学的名字都叫出来了。同学们也很奇怪，教室里鸦雀无声，只听她轻轻地说：“二十一号李伟，好，请坐下，……二十九号崔雪梅，好，请坐下……”每点一个名字，那亲切而抒情的女中音，都好象在朗诵一句诗。可是当她喊“三十八号王小刚”时，却没有一个人站起来，也没有人应声喊“到”。抒情诗结束了。她又一次地扫视全班，径直走到最后一排一个剃着光头的男孩子面前，和蔼地问：“王小刚同学，你为什么不回答？”光头男孩僵烘烘地把眼睛别过去，一言不发。韦涓重又踱回讲台，继续点名，仍然是“三十八

号王小刚。”回答她的也仍然是沉默。大家都盯着王小刚，他绷着脸就是不吱声。针尖遇上了麦芒，气氛挺紧张。如果是我，早就把这调皮鬼撵出教室交体育组“教育”去了，或者是高度蔑视，根本不理睬他，继续往下点名。韦涓却不肯善罢甘休，执拗地点着这个三十八号。弦几乎绷得要断了。韦涓真有抻头儿，声音既没有抬高，也没有放低，平平稳稳的声调透出一种异常倔强的劲头儿。当她点到第三十八遍的时候，王小刚受不住终于站起来，懒洋洋地说：“在这呢，老叫啥呀，象喊魂儿似的。”全班同学哄地一声笑了。韦涓又一次表现了惊人的耐性，不但没有呵斥，反而表扬说：

“王小刚同学，你终于回答了老师的点名，第三十八次比第三十八次之前有了进步，应该肯定。”她回头看了看黑板又接着说：“这幅画儿是你画的吧？请你把它擦掉。”

这个王小刚经常打架斗殴、顶撞老师、搞恶作剧，因他家住学校西北方向，被小哥儿们尊为“西北狼”，一般老师对他都是马马虎虎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韦涓点名赢了一局，已经够意思了，可她却说画也是他画的，好象她亲眼看到了一样。见好就收吧，让他亲自去擦，他能干吗？果然，王小刚没动弹。

韦涓走到后排去，用那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盯着王小刚，声音象款款流动的溪水那样慢慢地对他说：

“王小刚同学，你爸爸是个美术工作者，”她了解得可真细。王小刚的脸上抽搐了一下，他一生都在追求美。你画的是什么呀，既不是速写，也不是漫画。你不觉得这是给你